

書名 鹽鐵論十二卷 嘉靖三十三年
雲間張氏猗蘭堂刊本
撰者 漢 桓寬 撰，明 張之象 注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漢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10
編號 C4445200

卷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45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1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鹽鐵論十二卷 嘉靖三十三年雲間張氏猗蘭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鹽鐵論卷之一

漢 汝南 桓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去聲御史與所

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漢書食貨志曰昭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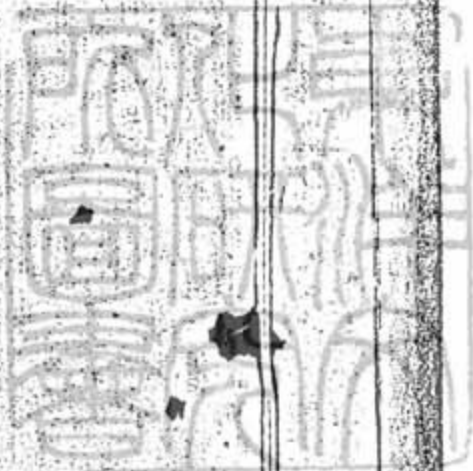
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

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車千秋傳曰武帝疾

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
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
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
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147







鹽鐵論卷之十二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去聲則世無列國待

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韓非子曰世之

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

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

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

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

離爲八。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定世之學乎。修務訓曰。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夫扶音衣小缺襟裂士者。不必孔墨之類。

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

可以坊。古防字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

鄰之醫而求俞跗。音夫而後治病。廢汙池之

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趙中庶子曰。俞跗之爲醫也。櫛木爲

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韓非子曰。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

矣。遠水不救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

不從而治煩亂。夫音扶善爲政者。弊則補之。

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道應訓曰。吳起爲楚

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楚之不善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

口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蠹。而平其制祿。捐其有餘。而紓其不足。砥礪甲兵。時

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

之爵。而平其制祿。捐其有餘。而紓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

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不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

所不。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

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理。戾人道。至今無禍。差

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

之。范雎曰。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有霸王。申商以法彊秦韓也。要略曰。申

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或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與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傳曰。申不害。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范雎曰。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怒。欺舊交。虜魏公子卯。卒為秦禽將。破敵軍。穰地千里。秦族訓曰。申子之三符。商鞅之啓塞。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內而世傳者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

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齊俗訓曰。夫待

驥。裹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陸子曰。音以化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今商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

不能復振。蜂蠆音螫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

也。傳曰。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煩而止之。躁而靜之。

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

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古防字漏不

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

爾。及其卒汜音泛。濫為中國害。蓄梁楚破曹

衛。城郭壞沮。積音畜漂流。百姓木棲。千里

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金人銘曰。涓涓

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

是何傷。禍之門也。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通

隄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

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

也。如何勿小補哉。漢武帝瓠子歌曰。額林

萬福來。

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決乎。其

所害必多矣。樂王鮪曰。江出汶山。其源若甕

口。至楚國。其廣千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晏子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

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

則弑其長。然而不敢。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未之聞也。他日又謂景公曰。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大夫無禮。則無以守其家。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遘死。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爲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狙而寢廣。此刑之所以蕃也。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爲蕃豈特曹衛哉。夫音扶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紂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鉞

音調利鉏

音鉏五穀之利而間

音閑

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

音汗

而良

民之福也。故曲木惡

音汗

直繩。姦邪惡

音汗

正

法。

諸御已曰。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韓非子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

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

亂故設明法陳嚴刑坊古防非矯邪若櫜

音音括音輔音櫜音之正弧音刺音達音郎也櫜者也括

不正者也荀子曰不得排櫜則不能自正

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

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

以制敵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

子胥深知王之不定將欲伐楚乃薦孫子

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

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

而召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

之稱善傳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聞魏

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于克曰吳起何如

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

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

城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雜事篇

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

政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

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

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

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

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

之鬻馬牛者不豫賈有政以待之也既為

司寇季孟墮邱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

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

行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伯夷傳曰武

王已平殷亂

天下宗周而伯夷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

不能使人仁

泰族訓曰豐其屋部其家

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人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還踵化之所致也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針音石而鑽肌膚也

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

非貴其拘之圜

音零

圜而刑殺之也

泰族訓曰所以

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

并能禁也

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

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

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

奔亡若癰疽之相寧

音波

色淫之相連一節動

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

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鉅音調釋

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

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鉏

耒音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

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韓非子曰。明君之行

實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

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爲

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

近愛必誅。疏賤必賞。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

可以爲命。夫奸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

然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也。故爲治者不

與焉。又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

也。將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

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

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

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

荀悅曰。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

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

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

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
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
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好犯之命不軌之民
犯公法以相寵古本作籠。包舉也。舉棄其親不能
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
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
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
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
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
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去聲民不怨故舜

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萬章曰舜流

放驩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

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

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音漂攻

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音懈怠輟耕而隕音允心

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音殛

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耻也曲禮曰刑不上大夫

刑人不在君側。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春秋曰：閹弑吳子餘祭。公羊傳曰：閹者，閹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閹？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司馬遷曰：禍莫僭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索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事而況於懷慨之士乎？今無行去之人，貪利

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音捐禮義，恒於苟生，何

者？一日下蠶室。三輔黃圖云：蠶室，行腐刑之所也。創瘡未瘳。

音抽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音俸禄食太

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

去聲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况衆庶乎？夫音扶何

耻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

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

之大者也。春秋曰：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

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脩矣。執未

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

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非執其君。子有罪執其身。此聽失之大者也。今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臣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

池魚為之殫。許慎曰。言禍相及也。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

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鑿音衣不以多刺為工。子產刑二人殺

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禮書曰。古者帝

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故為民父母。

以養疾。子長音掌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

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衛鞅傳曰。孝公既

左庶長。平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聞父母之於子。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聞父母之於子。

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

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

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音惡止其人

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葉公語孔子曰吾黨

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

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

中矣春秋曰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公

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

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

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

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春秋曰曹

公孫會自剄出奔宋公羊傳曰奔宋有言自

者此其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

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

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

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

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

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

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

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春秋曰僖公十有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孰

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

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

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

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春秋曰晉趙盾弑

其君夷臯穀梁傳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

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

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以罪盾何也曰趙盾

聽出亡至於郊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

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

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

志同志

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孟子曰。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扶音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

垂峻崖涯音之峭音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

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不震懼音悚慄者。

知墜音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

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

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足躡麋鹿。

手搏兕虎。孟賁。衛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

陸行不避狼虎。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呂氏

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

揖。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

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髮指。舟中之人。盡

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

涉無先者。子產曰。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

形懦。故人多溺。汜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

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

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

論未發也。而觀小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

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

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

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

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

音早。虜。篤。秦紀。責急也。韓非子曰。夫嚴家無

吾是以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

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

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故不務德而

務法。又曰。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

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

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

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

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策也。母不

能以愛存家。君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

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李斯曰。明

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

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

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

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

人之論矣。

文學曰。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

之法。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

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

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

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司

馬貞曰。收。錄其妻子。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

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

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顏師古曰。側

也。重。累也。言其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慄。竦縮也。詩云。謂天蓋高不

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哀今之人胡為
 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
 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
 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
 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孔子曰政寬則民慢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晉厲以幽人問訓
 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
 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
 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
 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
 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二
 幽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

世見殺

雜事篇曰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

子賜食先罷胡亥下堦視羣臣陳履狀善者
 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
 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
 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
 東閭樂作亂於望夷閭樂趙高之壻也為咸
 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
 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
 者從之二世謂曰何為至於此也宦者曰知
 此父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
 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父矣然後二世喟然
 悔之遂惡音鳥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音
 自殺

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故高皇
 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音和睦之心

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

流後世。

左雄曰。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刻革五

伍相司。封豕其民。

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庶民。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

文景。天下康乂。張敞曰。武王入殷。先去炮烙

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皆疾惡嚴刻。

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

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

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

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

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

詔聖第五十八

衰。檀弓曰。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塾請

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

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

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

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

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治之。雖固結之民

其不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

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

哀公問政。孔子

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

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

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

者治之端也。君故衣弊而革裁。法弊而更

于者。法之原也。

故衣弊而革裁。法弊而更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于者。法之原也。

制。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秦族訓曰。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

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

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

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北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

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其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

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音少

目之網。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爲

治。任坊曰。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鞶。民不能犯。及淳德

下衰。逕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圜犴成市。

凝脂已疎。秋荼非苦。姦吏爲市。生殺並用。可爲慟哭。豈徒一緒。故令不得

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

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文漢

帝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者。何。治之至也。尚書大傳

曰。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

耻之。白虎通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黑者幪巾。犯剝者赭其衣。犯黥者以墨幪其體。處而畫之。犯官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後世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朴。蓋嚴刑而人不禁也。雜言曰。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揔衆議而定其教。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

則擾。傳曰。水濁則魚喁。今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

峻法而支解。陸賈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主術訓曰。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

亂。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能。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

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鄧析子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

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

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鍾之以石。救火投

之以薪。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洛音

音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古音則爭止。是以

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

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

若斯。則吏何事而理。董仲舒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

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罰。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今之治民者。

若御拙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瘡於箠。

推上。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

之役。土崩梁氏。楚書曰。楚靈王十七年。作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十二年。

春。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夏四月。公子比自晉歸。楚立為王。以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師及訾梁。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

羊傳曰。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

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

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秦族訓。

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弊。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

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

死。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

箠。推上。罷。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

亡。益乎。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

意使。以爲亂源。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

御史曰。嚴牆三仞。棲季難之。山高千雲。牧。

豎登之故峻則棲季難三仞陵夷則牧豎

易山巔

韓非子曰城高五丈而棲季不輕

夫棲季也而難五丈之險豈跛狎也

夫音扶

鑠金在鑪莊蹻音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

之取也

非匹婦貪而莊蹻

音

廉也輕重之

制異而利害之分

音

明也

韓非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尋常

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

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

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爲其無益也魯

好

禮而有季孟之難

去聲

燕噲好

去聲

有子之之亂

人問訓曰魯季氏與郈氏鬪

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

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

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

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其誅必危社

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

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

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與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燕世家曰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

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太重。或曰。禹薦益已。而必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人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惘然。人間訓曰。徐

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則削。代君爲墨而殘。齊俗訓曰。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記論曰。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圻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此所謂失禮而有大功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禮讓不足。禁邪而刑。謂忠愛而不可行也。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韓非子曰。今有不才之子。父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

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郡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刑矣。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

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

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

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子貢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與其刑不可踰。不

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

夫未

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

傳曰。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

山陵成名。上設其

事得序。自周衰壞

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較獵為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過奪。相攘為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囂頑無禮。而肅敬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為仇人。不避禍患。此所以難治也。

高牆狹基。不可立矣。

嚴法峻刑。不可

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

溲洩

秦紀

責而任

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為忠。厲

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

音其求

黔首不勝。

音其刑

秦謂人為黔首。言其頭黑也。

海內同憂。而俱不聊。

生。李斯傳曰：太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與謀事。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皆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近之，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秦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豪俊相立。故過任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

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

秦策曰：語

云：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

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死，不

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

去聲。舍人折弓，陳

勝吳廣是也。

汜論曰：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

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許慎曰：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亂擾，舍人

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徐樂曰：陳涉無千

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

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

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

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

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資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稷為墟。惡音在其能制羣下而

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

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

知治世而善訾音議。夫音扶善言天者，合之

人，善言古者考之。今漢武帝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人。令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全肌骨

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

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賈生曰：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

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

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

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春秋原

罪，甫刑制獄。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君有之；子弑其父，父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春秋乎？罪我者其春秋乎？

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以弑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

刑制獄。

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以弑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

刑制獄。

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以弑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

刑制獄。

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以弑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

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髡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文學曰。春夏生長。音掌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

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刑法志曰。聖人

必通天地之心。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聖人制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

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

因。天討而作五刑。

効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去聲。惡音汗。以

導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

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音義

鼻盈莛。音螺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

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

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吾丘壽王曰。秦

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矜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

鉏。箠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禁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人務德教

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桓範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多德少者。

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王符曰：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和而令安行也。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義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與，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犒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

似文學。

道應訓曰：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

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識之哉？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不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名。文學知獄之在廷，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

扶音

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

去聲

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

謂杜周王

溫舒也。

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之

因勢，治者因法。

汜論曰：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

變而制宜適。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圓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刑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

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虞夏以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虞夏以質殷周以文。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

周之質。不勝其文。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

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

救火也。韓非子曰。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無轡策而御驥馬。此不知之患也。齊俗訓

曰。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法度不同。非務相反

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與化推移者也。記

論曰。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鎗衡

歷策綴而御駢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去聲善。幽厲興而民好

去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

昌。桀紂之所以亡也。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

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削剔銷鐻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埴坊設。

非巧治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剝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何

則游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

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湯武非得伯夷

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音音躋音音之民以亂也。

故治亂不在於民。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孔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

難訟而聽之易。夫音扶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

之所謂愚。今之所謂知。去聲以簞推上聲楚正亂

簞。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以刀筆正文。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

故吏皆以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南華經。刀筆隨。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治之末也。鐘鼓之音。

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秦族訓曰。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口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今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舉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刑法志曰。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卡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原道訓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審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

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楹。

音隱 楬斧斤。

欲撓。

音撓 曲直枉也。

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

堯而夫。隱平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並出而燭火不息。其光也不

亦難乎。夫子為天子。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視缺然。

之賓耳。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

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退而遯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

之下。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頑鈍。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故為

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曲之

木。韓非子曰。夫必待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待自圓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

園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園之木良工弗貴也。何也。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待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傳曰。往者應古本。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

少伯正古作之屬潰梁楚。昆古本盧徐穀

古本作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

保人阻險。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泰山琅邪羣盜。

徐教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

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酷吏傳曰。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

溫舒。而吏民亦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

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

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

修文。有似窮鑒。欲以短鍼針而攻疽。孔

丘以禮說音距音也。南華經曰。孔子往見

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戚見而皆說之。以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一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

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

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聲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賤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實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

任。政立而化成。

用鵠攻於腠。

音理

絕邪氣。

癰疽不得成形。

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

由生。是以砭

音

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

雜事篇曰。扁鵲

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扁鵲出。桓侯曰。

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子疾在肌膚。不治

將深。桓侯不應。

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

應。扁鵲出。桓侯

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

理。湯熨之所及

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

腸胃。大劑之所

及也。在骨髓。司平之所無也。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

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比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山訓曰。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荀卿曰。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黜割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清之於未傷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人間訓曰。千里之隄。以螻蟴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自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是故夫人者。輕小害。易微

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

不遂。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

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康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見。逐於齊。世宗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孟之間待之。齊大夫害孔子。孔子聞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明日遂行。

不用於衛。

孔子世家曰。孔子適衛。玉家他日靈公問陳於

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遇圍於匡。詩傳曰。孔子行。遂行。復如陳。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困於陳蔡。南華經曰。孔子窮於陳。無爲也。困於陳蔡。蔡之問。七日不火食。蔡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曰。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去子者無罪。藉七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曰。無以應入。孔子推琴喟然歎曰。由與賜。

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吾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矻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夫音知時不

用猶說強

也

知困而不能已

貪也不知

見欺而往

愚也

困辱不能死

耻也

若此四

者

庸民之所不為也

況君子乎

商君以

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

衛鞅傳曰商君衛鞅西入秦因孝公

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數日不厭。遂定變法之令。范雎傳曰應侯范雎更名姓曰張祿。王稽使於魏。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未信。范雎復自上書。於是秦昭王大喜。乃拜范雎為客卿。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子路曰。士不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孟嘗君曰。纓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雜事篇曰。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

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姁。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則雖東郭姁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縱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說山訓曰。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同。對門不通。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度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詩傳曰。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道

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始終。知得失。故與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是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是以嫫母音模飾姿而矜夸。通作

誇西子彷徨而無家。

呂氏春秋曰。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

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弗衰。雖惡奚傷。拾遺記曰。越有美女夷光。以真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夷光當軒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觀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蕭綺曰。夷光即西施之別名也。楚辭曰。西施媼媼而不得見。嫫母勃屑而日侍。五曰。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

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音烏已。故適

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

適蔡。桓魋害之。孔子世家曰。孔子去曹適不。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

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適楚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西謗之。夫音扶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

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音扶何耻之

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

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去聲擇友。則

何以爲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

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

音吸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

曰。諾。膠車修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

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通作仁義。或務

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

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年而滅。秦有天下

十四歲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

俊並進四方輻輳

顏師古曰輳聚也言賢良如車輻之聚於轂也

茂陵唐生文學魯禹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

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

知去聲者贊其

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閭

閭閭音銀

焉侃侃焉

顏師古曰閭閭辯爭之貌侃侃剛直之貌雖未

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

行悲夫

音扶是時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

權均輸而鹽鐵卒不變

公卿知任武可以辟

音闕地而不

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

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音悅德則

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

畜利長

長音掌

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

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

徼音

澆伺察之意也

切而不燥

音索

斌斌音彬然斯可謂弘博

君子矣

顏師古曰斌斌文章之貌

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

推史魚之節

詩傳曰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

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湯三軍孔虎在後仇敵在前

蠡躍蛟螭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他日孔子與子路于貢顏淵游於戎山之上

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
爾何如。堯曰。得曰。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
者。上聞於天。下契於地。使。而攻之。惟由爲。
能。孔子曰。勇士哉。蒧事第。而靈公之時。
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魚。
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
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遽伯玉而。
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
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
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
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
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
不衰矣。於是乃召遽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
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
鮪字子魚。論語所發憤懣。音刺。譏公卿。外然。
謂直哉。史魚者也。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

當世合時變推道術。

尚權利辟略小辯。

辟便。

舉止輕傷也。略。智也。方略計畫也。

雖非正法。

然巨儒宿學惡。

烏然大能自解。

漢書作不能自解。顏師古曰。言理不出於弘羊也。

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

以道化下。放於利末。

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顏師古曰。放。縱也。謂。

縱心於利也。

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

行非其道。果隕。

音允。

其姓以及厥宗。

車千秋傳曰。隕。滅也。

爲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爲。家與權。筦之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然。一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髮。遂誅滅。

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

易曰。括囊無咎。顏師古曰。括。結也。

也。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

車千秋傳曰。昭

帝初即位。未任聽政。事。

大將軍光。

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

卿朝會。

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

使光母負天下。千秋

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

終不肯有所言。

光以此重之。論語曰。或問子西。

孔子曰。彼哉彼哉。顏師古曰。言彼人哉。無足稱也。

夫音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

成同

類長

音掌

同行。

去聲

阿意苟念以說。

音悅

其上斗筭

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

論語云。子貢問曰。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嘉靖甲寅春張

氏猗蘭堂梓行





